

不斷展現中國的真實

張頤武

這幾天，很多人都在關注在YouTube上有三千七百萬粉絲的「甲亢哥」(IShowSpeed)在中國的旅行直播。這個美國的超級網紅最近在中國各地的直播，在中國和美國都引發了熱議，成了公眾的熱點。

三月二十四日他抵達上海後的第一次直播就引起了轟動，有約六百萬人觀看。接着他在高鐵上感受高速度，到北京看長城故宮，在河南少林寺學功夫，到成都領略體驗生活，他的所到之處，和中國人的互動及對於中國的真實生活的展現通過直播變成了網絡中的熱點。那些中國生活的點點滴滴都成為了有趣的事情，讓YouTube上的網友們看得津津有味。通過這位網紅的傳播，更多人看到了中國的多元化，這些在直播鏡頭下的「花絮」片斷，雖然沒有什麼宏大的敘事，但讓人感受到中國的真實，讓人感受到中國的魅力。「甲亢哥」所具有的人氣一下子被鼓動得更高。網友通過他的直播看到的中國，確實是更為真實，更為具體可感。它是以眾多的「散點」凸顯了中國的真實和魅力，這些直播裏的真切的中國人和中國的生活，讓任何一個沒有偏見的人都會產生興趣。由於他在過往直播中呈現興奮的狀態而在中國被稱為「甲亢哥」，這位網紅其實真的打破了許多偏見。

「甲亢哥」其實也是最近以來不少外國的網紅到中國用直播和短視頻等來看「中國的

一個鮮活的例子。這樣的情況已經是屢見不鮮。這些人所捕捉的不同的「散點」通過自媒體的多樣而豐富地傳播，使得中國的形象更加真實和生動。所謂所述所捕捉的點點滴滴，雖然可能是零散的、片斷的，看起來有些像是「花絮」，但卻由於其「點」的眾多，親身見證的具體，讓這些「點」匯成洪流，在各個平台上發酵，讓人們用一種可觸摸的方式，感受到了真實的中國。「花絮」絕不僅僅是細枝末節，正是這些細枝末節不斷地被報道，使得各國的受眾都以很大的興趣看到了很多生動有趣的事情，也就上升為一種總體的印象，會長久地發揮作用。這些人的傳播沒有什麼刻意為之，而他們原有的影響力讓他們能夠發揮更多的作用，他們的親歷就具有極大的可信度和極高的傳播力。

應該說，這些年來，中國的形象確實常常被一些力量刻意地屏蔽和扭曲。這種「屏蔽」和「扭曲」在西方主導的輿論場上是大量的。「屏蔽」就是用無視和刻意地遮蓋中國的真實的方式，讓真實無法得到有效的傳播。「扭曲」則是以負面的不實的報道造成對中國的刻板印象。突破了對於中國的「屏蔽」和「扭曲」，讓中國的真實，真實活潑地呈現在人們的面前始終是一個重要的議題。這些海外網紅傳達的雖然是一些身邊事情和具體場景，但匯聚成的總體中國形象的意義確實不能低估。親

歷者的親身體驗是難以被屏蔽的，也難以被隨意扭曲。這樣的傳播達到的效果是非常清晰的。這種匯聚起來的洪流就是讓「屏蔽」和「扭曲」變得無效。有血有肉就能讓人具體可感，會讓人們有深切的感受。這就是一種「見

證之力」，這些人用他們的眼睛和經驗見證了中國的真實。

這其實也給我們在傳播和講好中國故事的路上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中國有了平視世界的自信。這是開放的、通達的自信，也是堅定的、坦誠的自信。只要把我們的真實給世界看到，我們自己的感受也會感染別人。講好中國故事，重要的是真正在有效的傳播路徑和平台上展現中國的真實，其實這就有巨大的效應，而網絡媒體的多樣傳播正是重要的路徑，而那些在國際上有影響的平台也會有更為有效的傳播。讓那些有一定的代表性和信任度的人們來看到真實的狀況，只要他們沒有偏見，就能夠見到更多的真實和反映更多的真實，這種真實就是「中國故事」的鮮活呈現。這就要求彼此用更為直接的方式對話，在更多的平台展現中國的真切形象。

用不同文化和社會背景下的人們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和方法，就更能有傳播的效果。這些平台和路徑，方式和方法都會為我們提供更有活力的傳播。讓世界認識中國是一個大議題，但現在的這些小小的傳播新經驗為這個議題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美國網紅「甲亢哥」(IShowSpeed)遊北京長城。

七日談

(北京篇)

繁體字 豎排版



柳絮紛飛 小冰

啥時候開始就喜歡上繁體字了？又是啥時候開始就鍾情豎排版了？我說不清楚。

讀慣了簡體字橫排版的蘭說：「繁體字加豎排版，讀起來太費勁兒，再好看的書都影響閱讀興趣。」「未見得！」我反駁。

「試想想，『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類似的美篇美句，如果用繁體字和豎排版，是不是更有意境呢？從右到左，心領神會地讀；從上到下，點着頭地領會。頭和目光的移動方向是上下，上下是什麼？是點頭，是認可。讀者與作者的思維像是共通的，那是一種怎樣的境界啊！」我繼續道。

「倒也是。」她承認。「繁體字和豎排版的書，並非不好讀，不過是一種習慣罷了。多讀幾部就習慣了，習慣了讀得輕鬆、投入、享受。如果有人向你推薦一本你喜歡的作者的新書，內容有特色，寫作手法新穎。而你，只因筆畫繁複、排版疏就放棄閱讀，那是不是太虧了？」我說。

關於簡體橫版和繁體豎版，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坊間，總有不少人有話可說。官方統計，二〇二三年有將近十五億人使用漢語漢字，而在海外和港澳台，用繁體和豎版的比例

非常大。

古人把字寫在石頭上、樹皮上、竹子上、羊皮上，從上到下，從右到左，平平仄仄，抑揚頓挫。五四運動之前，古典小說、文言文、國學經典、坊間信件，幾乎全是繁體豎版；離我們不遠的民國，如許地山、張愛玲、錢鍾書等的作品，以至現代金庸的武俠小說，也多是繁體豎版。用傳統的版本讀早期的人和事，無論人生哲理還是生活情感，繁體字總覺得生鮮俏皮，內容總覺得更富滋味。

簡體橫版和繁體豎版，在華人中是通用的，香港出版界也並非都用豎版，但是普遍繁體。有一個現象，無論習慣什麼版本，一到寫毛筆字，很多人就直奔傳統，那是定型的歷史，好玩，有趣，有意境。

有兩份繁體字豎排版的月刊，我每年必訂，每月必讀。當一本實體書刊捧在手上，當紙張一頁頁在指尖翻過，當紙和墨散發出芬芳，觸覺、嗅覺、視覺都有了。像磚塊樣的象形字和形聲字，自上而下，堆砌成一道道文牆，好像有事件躍然紙上，好像有聲音破紙而出。

電腦早已開發出繁轉簡和簡轉繁的軟件，非常方便，但是轉來轉去，倒是鬧出不少笑話。轉錯了是很難譜的。語言學家們正在集思廣益地探討這個問題吧？若干年後，漢語的書寫形式會統一嗎？怎麼統一？



君子玉言 小杏

三月最後一個周三，母親做手術，安排在第一台。

早晨六點十分起床，簡單收拾簡單用餐，六點半出發。家裏距離醫院並不遠，地鐵三站而已，開車則遇早高峰，時間沒譜。好不容易捱過崇文門，車停路邊，我和姐姐下車狂跑，氣喘吁吁趕在七點前進病房，就為給母親一些安慰鼓勁。母親神情比前幾天輕鬆很多，看來是接受了手術並有了期待。我握握母親的手，溫熱的。

七點二十分，手術室來接母親，我們跟着穿過長而曲折的走廊到手術室。手術室外等候區的人從只有我們家三人到坐滿人，陸續有醫生出來叫家屬，我暗暗祈禱不要有醫生叫我們。九點四十分，聽到叫母親名字，抬頭見劉主任在手術室門口，我和姐姐走過去。劉主任一邊給我們展示手機上的圖像，一邊說，看來不僅腫瘤在原發部位，也有一部分侵犯到周邊器官。如果切除擴大範圍，老人身體肯定承受不住，原切除方案不得不改用藥物治療了。現在外科所能做的，就是把之前沒切乾淨的部分再盡量電切，此外掃掃淋巴。

只能這樣了。我和姐姐快速商量一下，分別給妹妹、表舅、表姨打電話，告訴實情，並叮囑他們對媽媽統一口徑，其他人就不說了。坐下來，我和姐姐默默無語，眼淚也默默從口罩後面流下來，默默蒸發又默默潤濕面頰……麻醉師再出來，交代還需要多觀察一會兒……十二點十分，媽媽被推出手術室，我們輪流守着媽媽，等待全麻的效力過去。

六小時後，母親恢復清醒，問：「切了嗎？怎麼什麼都沒掛？」姐姐說，劉主任手術時發現沒那麼嚴重，就把之前手術沒切乾淨的清了清，後續用藥輔助治療。姐姐說：不用切除了，也不用掛尿管了。這不挺好的

記住這個春天

嘛！媽媽臉上終於露出一絲微笑。我們也衝母親笑。但淚水卻一滴一滴流進心裏……

我一時不知如何面對這樣一個新的殘酷。凌晨無眠，聽着畢飛宇小說《平原》遙遠的故事，腦子卻想着母親，把母親生病和治療過程復盤，枝枝蔓蔓在腦子裏一點點點亮，像一棵光影的樹，慢慢亮起，閉着的眼睛很熱，然後變成兩汪熱熱的泉水……

走在CBD光鮮的樓群間，這個城市依然忙碌喧器，但似乎都與我無關。我像是一個人獨自走在森林裏，在尋找母親。過往工作生活中那些熟悉的人熟悉的事，此時都化作一棵棵樹，無聲靜默，在身邊，又熟悉又遙遠，似乎也與我無關。這個龐然的森林裏，只有我，只想做一件事——找媽媽。

偶然發現一家書店，走進去，在一排排書架、一個個書攤前徘徊，熟悉的老書、陌生的新書，整整齊齊疊擺着。書店裏循環播放着一首鋼琴曲，古典曲風，節奏歡快，應該是小步舞曲，似一條活潑的生命在大地的原野上跳躍。翻看陳沖的《貓魚》，勾起久遠的童年記憶……站在書架前，不知不覺一個小時過去……我覺得心情平服了些。

想隨意走走，走哪裏算哪裏，再坐地鐵回家。憑感覺一會兒往西走一會兒往南走，看

到了街邊一片明黃的鬱金香，幾株粉嘟嘟的榆葉梅，幾株淡紫色的丁香，一走走到了長安街上。三月底的風有些料峭，陽光還好。陽光照在後背、腿上，暖暖的。心底卻有一股悄悄的悲傷湧上來……腳步一直沒停，眼淚也一直沒斷……

我想拍拍花，給妹妹打電話訴說，轉移心情，可是與妹妹聊的離不開媽媽；越看花，越發想：這些美好，我們能與親愛的媽媽一起分享的時光還有多久呢？此時此刻，看到的美好越多，我越悲傷……

從東三環一直走到了東單，遠遠地，又可看見媽媽所住的醫院了。每次去醫院路過那片街區，街邊麵包店飄來烘焙麵包的香氣，是一種發酵過的都市煙火氣，我又想，媽媽何時能從醫院出來，和我們一起聞聞這麥香呢？

放療科鍾主任、化療科李主任來看母親，說老人血色素低，抵抗力比較弱，擔心放化療的效果。這些醫生既專業又有擔當，說國際上最新的治療手段我們都同步。大家最擔心的是母親胃口一直不佳。想盡辦法增加營養，母親只是象徵性吃一點。我忍不住着急，說，媽媽！你好好吃飯就是救命啊！和琴來京，幫我一起給老媽做飯送飯，騎單車趕地鐵坐公交，病房的人說，老太太的姑娘天天都來。

我給姐姐妹妹寫道：隨着老媽這場大病，我們或許不得不踏上與母親的告別之旅。也許幾年，也許很短。目前我們所能做的，盡可能地挽救媽媽，盡可能地陪伴媽媽，盡可能地讓媽媽開心。

街邊看到很美的一句：春天已至，天上有雲，林間有霧，人間有你。我很想讓媽媽看到這話，讓媽媽覺得，我們會一直陪着她。

◀北京三月的繁花。 作者供圖



雲天字字寫相思

紀念葉嘉瑩老師



人與事 施淑儀

葉老師在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時，借亞洲圖書館一個房間上課。先夫謝琰當年是亞洲圖書館中文部主管，常協助葉老師查閱參考資料。當時我在溫哥華一所女子中學任職中文科國語教師，因病停職半年，在家休養。謝琰知道我喜歡詩詞，便通知我到圖書館上葉老師的課，作旁聽生。

我當時由於健康問題，精神欠佳，上課總是打瞌睡，無法集中精神，卻忽然不知怎的，耳畔傳來一些從未聽過的詩詞講解和古雅的詩詞吟唱聲調，而眼前站立的是一位儀態優雅、氣質不凡的老師，我精神為之一振，逐漸能專心聽講，我的健康亦日有好轉，我和葉老師的師生緣就是這樣開始。

有一年夏天，天氣特別炎熱，葉老師家中庭院樹木多，最為涼快；我和葉老師住得很近，就經常從她後門走進她的廚房，和葉老師還有張靜老師談天說地，也享受一下清涼之福。葉老師說我最愛胡說

八道，因為葉老師的生活就是講課與做學問，都是嚴肅的時候多，一日最輕鬆的時候就是坐在飯桌前，讀《世界日報》的時候；因此我總喜歡說些逗笑的話，讓她輕鬆一下。

有一天，張老師和我又在葉老師家中閒聊；我看到桌上有一把摺扇，扇面上書李白《聽蜀僧濤彈琴》，詩曰：「蜀僧抱綠綺，西上峨眉峰，為我一揮手，如聆萬壑松，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鐘，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我說小時候我念這首詩是「西下峨眉峰」不是「西上峨眉峰」；是「如聽萬壑松」，不是「如聆萬壑松」。究竟是「西下」還是「西上」？是「如聽」，還是「如聆」？葉老師問我們：「究竟『西下』好還是『西上』好；『聆』和『聽』有何不同？你們讀詩一定要有自己的體會，不能人云亦云，一定要培養自己的理解和判斷，明白每個字各有不同的表現力，才能體會詩人的用心。」張老師說：「用『下』更好，因為『下』

表明蜀僧已曾登上峨眉之高，在思想與藝術上已達到一個高遠的層次，才能彈出美妙的琴音，引起知音者共鳴。」我們也就「聆」和「聽」的問題，各做不同的解答。葉老師說「聆」和「聽」意思相同，但「聆」是陽平，「聽」是陰平；陰平聲調較高，這裏用「聽」較好。這是我們有機會親炙葉老師，葉老師隨時給我們啟迪與指導，令我們受益無窮。

葉老師九十歲時說：「我要繼續講下去，希望把古人美好的心靈和志意及詩篇傳授下去。」自從一九七九年九月葉老師每年都從溫哥華回南開講課，直至翌年三月春暖花開的時候，又從南開回到溫哥華；每天早上做一個三文治，燙一些蔬菜，作為簡單的午餐，帶到亞洲圖書館，在二樓一個狹小炎熱的房間中，埋首研究及著述。每逢周六又在蘭加拉社區學院(Langara Community College)的大禮堂為此間愛好詩詞的朋友，公開講授詩詞，深受溫哥華朋友的喜愛。

每年二月到四月是溫哥華雜花生樹的季節，葉老師從天津南開大學回到她的海外家園溫哥華；有時候是花開等她回來，有時是她回來等花開。二〇〇九年四月，葉老師回到溫哥華時，春寒仍然料峭，芳菲未見蹤影。她用一張粉紅色的紙摺疊成一封自製信柬，親筆書絕句一首：「己丑春由台返加，溫哥華餘寒猶厲，風雪時作，口占絕句一首：載途風雪何所懼，芳訊天涯總不乖。自喜歸來今歲早，要看次第好花開。錄傅淑儀女弟一祭」這些年來，我都珍重收藏，經常拿出來看。葉老師對學生和煦如春日的風，每讀一次都感到溫暖在心頭。

葉老師說：「師弟恩情逾骨肉，書生志意託謳吟，未曾磨染是初心。」二十多年來杖履追隨，情逾骨肉，想起她一闋《浣溪沙》為南開馬蹄湖荷花作》的首兩句，「又到長空過雁時，雲天字字寫相思」，遙望雲天，葉老師慈藹的笑容，親切的教誨，令人思念不已。

責任編輯：邵靜怡